战争背景下个体“小我”的缺失

老师好！我今天将探讨“战争背景下个体“小我”的缺失”的全球性问题。

在战争背景下，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被放大，而个体在面对战争所带来的极端环境时，可能会被更大的集体利益所掩埋。杜甫的《新婚别》和李安导演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通过对刚过门丈夫却从军的新嫁娘和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大兵比利·林恩的刻画，表现出战争中个体的意志被忽视，身不由己，并以此为支点探讨了“战争背景下个体“小我”的缺失”，联系到了文化、认同和社区的全球性问题。

杜甫的《新》以第一人称描述了在战争情况下，国家为了迅速补充兵力实行的无限制、无章法、惨无人道的拉夫政策。主人公是刚嫁过门的新娘，身份都还没有明确，丈夫却被强制征召后只好独守空房，即使不愿丈夫离去，个人意志也只能被埋没。由李安导演的《比》则叙述了在伊拉克服役的大兵比利·林恩由于自己铤而走险帮助长官的动作在美国声名大噪，在全国巡游庆祝。作为个体的比利在战场上的心理创伤被舆论、视为知己的拉拉队员、甚至是自己的父母所忽视，资本家更是将比利和其所在的军队作为赚钱的工具，最后被大环境驱策着重新回到伊拉克的战场。故而，战争背景下个体小我的缺失这一全球性问题，不仅在唐朝的古诗中有所展现，也在现代的电影中得到探讨。

在内容方面，《新》从新婚妇人的视角切入，总共分三个层次描写了新娘的心境变化，层层递进，两次表现了在战争情况下“小我”的缺失。**首先，第一层次从“兔丝附蓬麻”到“何以拜姑丈”，主要写新娘子的不幸，不希望丈夫去从军，但自己的“小我”意愿却被忽视**。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是一种加重的说法，而新妇之所以会伤心到这步田地，以下的几句就说明了原因：“结发为君妻”可见婚姻的重要，而“席不暖君床”则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头一天晚上刚结婚，一早却得从军，连床席都没有睡暖，根本不像新婚夫妻该过的日子。**而后第二层次把话题由自身引到丈夫身上，进一步表现了对丈夫的忠诚，意欲与他一同作战。**“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当年父母对她非常疼爱，把她当作宝贝似的。然而女大当嫁，父母也不能藏她一辈子，还是不能不把她嫁人。可是新婚之时，丈夫要到那九死一生的战场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就不能再依靠谁了。想到这些，新娘子便“誓欲随君去”，死也死在一起，省得牵肠挂肚。**诗的第三段，主人公经过一番痛苦的倾诉和内心剧烈的斗争以后，再一次舍弃“小我”而选择顾全大局。**她因为妇人在军队中可能会导致军心不振的原因放弃与丈夫一起去战场。对于不幸的事实，她只好摒弃自己的意愿，从个人的不幸中和对丈夫的关切中，跳了出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识大体、明大义的同时，她的“小我”却被忽略了。

类似的，《比》也从不同方面，通过不同角色的反应表现出个体“小我”在战争背景下被严重忽视这一全球性问题。选段部分开头描写的是**球场负责人作为资本的代表对比利和班长个体的忽视**。用低价打发这些士兵购买他们的故事，首先就是对于他们的冒犯。比利和老板的单独对话则更可以看出他潜意识里对于这些士兵经历缺乏同情：认为比利的经历是“战争的洗礼”，了解到的是“友谊”“体验敌人…在你的刀下蹬腿时的死亡气息”，却完全忽视了这些战争给士兵带来的是伴随一生的心理创伤。老板是电影中对士兵个体忽视最严重的角色。然而，对他们的忽视并不是个例行为，片段中**比利原认为斐森是自己的灵魂伴侣，真正理解自己并直视战争带来的创伤。**然而，选段中斐森表示自己需要比利 时，比利误认为这表示着斐森也不想让自己继续服役，于是坚定了提前退役的想法，而当他说出“差一点就要带着你跑掉了”的时候，他才发现斐森喜欢的并不是比利本身，而是自己在心中所塑造的无暇的英雄比利的形象，于是心如死灰强装着愉悦，受到多重角色的挟持被迫重新回到了伊拉克的前线。

《新》也使用了不同的技法来强调战争所导致的个体小我的缺失。**首先，《新》使用了多样的手法来强调出新婚妇人在战争背景下所遭受的“小我”的缺失。**“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中兔丝是一种蔓生的草，常寄生在别的植物身上。“蓬”和“麻”也都是小植物。寄生在蓬麻上的菟丝蔓儿就不能延长。女子嫁的是一个“征夫”，很难指望依靠他直到白头偕老，用“菟丝附蓬麻”的比喻非常贴切，可见新妇的对自己后半生的迷茫。她却无法阻止丈夫从军，只能放弃自己的愿望委曲求全，做到明大体识大义。**另外，《新》使用了限知视角，以新婚的妇人作为叙述视角，直观的体现出封建社会中战争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家中的男性被征入伍，而新婚的妻子却未曾过门，她们在一夜之间被迫面对丈夫的离去，生死未卜，自身前途未卜。通过这种个体视角，诗歌揭示了从自我怜惜到舍不得丈夫，再到最终忍痛割爱、抛却个人“小我”需求，将目光投向更为长远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单一个体的经历切入邺城战败后的强征政策，使《新》主题更加深刻的触及人心。诗中描绘的悲剧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透过个体的经历，诗歌更加突显了战争背景下对个体“小我”的忽略，由此呼吁人们反对战争，同时关注“小我”的需求。

在《比》中，导演李安使用不同的镜头语言和技法进一步表现出在战争背景下社会的不同角色对于士兵个体“小我”的忽视。**《比》中的地位不同、观点不同经常可以通过其构图体现出来**。在选段的开头球场负责人和班长比利交谈的时候，球场负责人处在楼梯上，在画面上占高位，俯视着比利和班长，体现出其傲慢骄傲自大，侧面体现出其对于比利林恩等人的蔑视，对其小我的忽视。后续班长和球场负责人说话时，即使两人处于同一个平面，仍然维持着只取景一个人，通过场面调度镜头的移动改变拍摄主体，体现出班长与球场负责人两人之间的隔阂。后续的取景更有球馆老板和后面办公桌西装革履的人们同框，比利和班长同框的镜头，暗示其属于不同的阵营。**选段的最后以场务人员和B班之间的暴乱，比利回想在伊拉克和美国的瞬间为契机，长官的葬礼上的枪鸣、闯进伊拉克平民的家中时踢门、母亲拍桌子、伊拉克战场上炸弹爆炸、橄榄球场上烟花炸开等声音的插入和他们受到的惊吓表现出这些士兵在伊拉克遭受到的精神创伤即使在离开战场后还是形影不离，却被大众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所忽视**。即使不想再回去战场，被奉为英勇正面人物的比利也没有退路，可见战争情况下比利个体“小我”的缺失，并无法遵循自己和姐姐的期望提早退役。

《新》是杜甫“三吏三别”中的一篇，其他篇目也体现出战争背景下个体意愿被忽视的事实。例如《无家别》中，杜甫同样也使用了第一人称，用被二次强行征召的归乡老兵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不幸命运。无人为其送行，也无人可以告别。一方面，其被县吏二次强行征召，体现出个人“归乡”需求在战争背景下被忽视，后半段则展开主人公失去母亲的内心情感挣扎，体现在战争背景下，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情况下，被忽视的个体遭遇和情感。前次应征之前就已长期卧病的母亲在五年从军期间死去了，死后又得不到埋葬，以致委骨沟溪！这使“我”一辈子都难过。“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则强调了主人公“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力，极写母亡之痛、家破之惨，结尾点题“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进一步表达了人在世间却无家可别的悲痛，最后转为对于朝廷和权力机关的有力诘问。与《新》相似的，《无》也聚焦于战争中的小人物，由点及面，体现出战争导致的对个体“小我”需求的忽视。

《比》整部电影中都多次表现出这些美国大兵的“小我”被社会所忽视：在开头橄榄球场的看台上，不同的人对比利等人表示了苍白如出一辙的祝贺，正如比利所说的，所有人都只看到了他英勇救人的那一面，却忽略了这一天对于比利个体来说是最糟糕的一天，长官并没有被抢救回来，而比利却在这一天祝贺比利，表现出整件事情的荒谬。另外，他们在橄榄球场上听到的烟花、饭桌上拍桌子等响声，在会场上有人在使用打火机听起来像是手枪上膛的声音，无不让他们产生应激反应，而所有人却无视战争对他们的负面作用，不断地把他们二次往战场上推。

综上所述，《新》和《比》作为两则截然不同的文体，使用了异曲同工的手法彰显了战争背景下个体“小我”的缺失这一社会问题。从古至今，战争总是带给人以无以计数的巨大不幸。《新》和《比》真实地刻画了战争背景下个体需求被忽视对个体造成的不幸和伤害，警醒读者以战争的危害。

补充问题：

《新》：诗中一连用了七个“君”字：“君妻”、“君床”，见出聚之暂；“君行”、“君往”，见出别之速；“随君”，见出情之切；“对君”，见出意之伤；“与君永望”，见出志之贞且坚。如此频频呼君，出语沉痛，动人心魄，几乎一声一泪，充满生死离别之感。而在这个情况下，妻子却只能和自己的丈夫分开，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可见妻子的“小我”在其中被忽略了。人物語言的個性化，也是《新婚別》的一大藝術特點。詩人化身為新娘子，用新娘子的口吻說話，非常生動、逼真。詩里采用了不少俗語，這也有助于語言的個性化，因為他描寫的本來就是一個“貧家女”。此外，在押韻上，《新婚別》和《石壕吏》有所不同。《石壕吏》換了好幾個韻腳，《新婚別》卻是一韻到底，《垂老別》和《無家別》也是這樣。這大概和詩歌用人物獨白的方式有關，一韻到底，一氣呵成，更有利于主人公的訴說，也更便于讀者的傾聽。

《比》：比利与老板独处时，镜头聚焦在老板的正脸上，占了画面约1/3部分，一方面增强视觉冲击和观众对于比利的代入感，另一方面也特写老板的面部表情的扭曲，表现出老板的咄咄逼人，不关注比利等人因为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而是一味的拿他们当作赚钱的工具，可见老板对于比利等人小我的忽略。这种技法在选段中也多次出，在比利和斐森、比利和经纪人之间的对话中都有所应用，相比于把两个对话的角色放在一张画面里，以并未在说话的其中一个角色的位置作为机位特写发言者的面部表情有利于观众代入电影中的角色。而在每一个镜头中都有着不同的意味，经纪人为数不多把他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反衬出别人对比利等人的不关心。而在比利与斐森的对话中使用这种特写，一开始强调两人之间因为即将告别的依依不舍，而在转折之后则特写比利的失望——本以为遇见真正理解自己在意自己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已经寄望于斐森，没想到斐森也如别人一般只是在意自己的英雄形象而不是真实的自己，进一步表现斐森对于比利“小我”的忽视。